

外国优秀畅销

小说文库

DARK PLACES

阴霾地带

[美] 吉莲·弗林◎著

孙成平 陈满平◎译

七岁的利比·黛逸只身逃出家门，在冰雪严寒的一月里竟独自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出庭作证，将哥哥本恩送入监狱，自此一举成名。她的家族血案引发全国的关注。七岁的她，成为人们竞相施舍的对象。可是，二十五年之后，捐款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毫无一技之长的利比不得不为眼下的生计发愁。此时，“杀人俱乐部”表示愿意出资向她购买关于当年家族灭门血案的细节……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DARK PLACES

阴霾地带

YINMAI DIDAI

〔美〕吉莲·弗林◎著

孙成平 陈满平◎译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霾地带/(美)吉莲·弗林著;孙成平,陈满平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9

书名原文: Dark Places

ISBN 978-7-5396-3771-6

I. ①阴… II. ①吉… ②孙…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3224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21103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ye Areheart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曾冰

装帧设计:徐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 3533889

印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 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0.2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在密苏里的堪萨斯城长大,从那里开车只需 20 分钟便可抵达种植着大片大片玉米、小麦的田地。我对农场总是充满着无限的神往,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对农场有多少了解。非常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农场主及专家,他们跟我讲述了关于 80 年代的农事危机以及当下的情况。他们是:堪萨斯农业服务热线的查理·格里芬和琳达·赫斯曼;堪萨斯农业局的弗里斯特·布勒和杰罗德·奥利弗;我的表姐克里斯蒂·白欧尼和她的丈夫大卫,他是阿肯色州的终身农场主。非常感谢乔恩及丹娜·罗伯奈特,乔恩不仅让我在他位于密苏里的农场上体验了一天的农场生活,还为我解答了无数个关于农事的问题,从谷物升降机到阉割公牛,应有尽有。在给我介绍在魔鬼崇拜仪式过程中如何拿母牛献祭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不再继续讲下去,不过我还是能够体谅他的好心肠。

我的哥哥特拉维斯·弗林是密苏里-堪萨斯地区最好的枪手,对我异常耐心,抽出大量时间跟我讲解枪的历史以及各种枪的特性,还带我出去尝试各种枪的用法,从点 10 口径到点 44 口径的左轮——感谢他的妻子露丝,她一直都不厌其烦地陪着我们。

关于犯罪现场的问题,我再次求助了爱默尔·赫尔里茨中尉。我的表兄凯文·罗宾奈特律师给我解答了有关法律的问题,他的回答充满着机智,这就是他的特点。非常感谢我的叔叔霍恩。两年来,在我写作《阴霾地带》的过程中,罗伯特·斯希伯回答了我无数个稀奇古怪的问题,而且总是很耐心地跟我谈在涉及法律的时候,什么能够发生,什么可能会发生。他的判断很有价值,很重要,非常感谢他。

出版方面,我要感谢《娱乐周刊》的编辑们,我给他们写了十年的稿子,我们一直都合作得那么愉快。谢谢斯蒂芬妮·基普·罗斯坦,

他机智、幽默，而且感觉敏锐，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更要感谢我的编辑萨拉·奈特，既对我提出置疑，又信任我——多么可爱的一种组合啊——而且知道怎样带我这个女孩子逛夜市。在英国，科斯蒂·邓西斯和奥立昂的那帮朋友对我表现出无尽的友善。这方面还要感谢 Shaye Areheart，他们几年前就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有一大帮可爱的亲戚朋友，他们不断地给我鼓励。特别要感谢杰西卡·欧唐奈尔、布莱恩·拉夫特里、斯蒂夫及特里莎·伦敦、劳伦·奥洛夫、肖·凯利、凯蒂·考德威尔、乔希·沃尔克、艾米·布鲁克斯、凯利·勒韦、巴布罗·马洛奎、戴夫·参孙、苏珊及艾洛尔·斯通，以及快乐的天才罗伊·弗林·诺兰，是他帮我创造出 *nfilsahn-fiojfios343254nfa* 之类优美的句子。

还要感谢我在密苏里－堪萨斯－田纳西的亲戚：斯希伯夫妇、丹豪斯夫妇、纳格尔夫妇、威尔士夫妇、巴斯勒夫妇、加里特夫妇，以及弗林夫妇。我的表姐卡麦伦·丹豪斯和萨拉·埃克特回答了关于怀孕的各种离奇古怪的问题——对不起，把你终生的经验用来描述一个杜撰的心理失常的女孩。我的婶子莱斯莉·加里特和叔叔蒂姆·弗林给我提供了特别的帮助，他们的帮助对我那梦幻般的女性写作很有启发意义。

感谢我家的姻亲们：詹姆斯及凯茜·诺兰夫妇、詹妮弗·诺兰、梅根·马洛奎，你们对我写作本书如此支持，时不时地逗我发笑，给我那么多美好的点心。比我们更“幽默”的大家庭应该找不到了。噢，不，“幽默”这个词不存在。

感谢写作小组的那些超级朋友：艾米莉·斯通目光犀利，见我写作陷入困境，时不时地提醒我要出去庆祝一下。斯科特·布朗把我写的东西读了又读，每次都发现新的含义，让我感觉自己真是头脑机灵，文采斐然。此外他还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停下笔，到位于阿拉巴马的鸡舍转一转，据说那里闹过鬼。

感谢我的父母，马特及朱迪斯·弗林。爸爸，你的幽默、独创、慈爱，让我敬佩；妈妈，你是最亲切、慷慨的人，将来我一定会写本书，里面的妈妈既不会疯狂也不会被杀。你一定会得到更美好的报答。谢

谢你们两位陪着我在密苏里与堪萨斯之间穿梭旅行,谢谢你们为我感到自豪。作为子女,还能奢望什么呢?

最后要感谢我那耀眼的、滑稽的、心胸宽阔的超级丈夫博瑞特·诺兰。你知道我的一切想法,仍然关着灯陪我入睡;你帮我发现问题并帮我解决;你博览群书,又做得一手好菜;你穿着无尾礼服看起来整洁时尚,哨子吹得比英国导演 **Bing** 还要响亮;你稳重正直如尼克·查尔斯。对于这样的男人,我能说什么呢? 只有两个字:谢谢!

利比·黛逸

当前

刻薄就像个器官一样,在我体内生长。一刀把我肚子剖开,它可能就会滚落出来,黑乎乎的一团,滚落到地板上,你都可以上面踩踏。我身上流淌着黛逸家族的血液,可能某个地方出了毛病。自打小时候起,我就不是个好女孩,家族血案发生后,我变得更糟。我叫利比,是个孤儿,在一帮子远房亲戚中间长大——都是些表兄妹、姑姥姥,或者朋友的朋友之类的,住的要么是活动房屋,要么是低矮平房,整个堪萨斯到处都留有我的身影。我整日郁郁寡欢,走起路来无精打采。我上学穿的是死去的姐姐们的破旧衣服:衬衫脏兮兮的,裤子宽松下垂得像个布袋,上面还系着一条破烂的皮带,扣到最里面的扣眼,显得滑稽可笑。班级照片上,我的头发总是奇怪地扭结着,条状发卡胡乱地挂在上面,好像暴风中缠绕在一起的乱麻。我的眼袋总是浮肿着,好像醉醺醺的女房东。嘴角勉强能裂出一条缝,也许那就是微笑吧。也许吧。

利比·黛逸

我自小就不招人喜爱,长大后也惹人厌。要是给我的心灵画一幅画像,那一定是胡乱涂鸦,青面獠牙。

这是个阴冷、凄凉的三月,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琢磨着怎么自杀,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喜好。我喜欢在下午任思绪胡乱奔逸:猎枪,我的嘴巴,砰!我的头颅抽搐了一下、两下,鲜血溅洒得满墙都是,啪嗒啪嗒地往地板上滴落。“她是想埋葬还是火化?”人们会如此问道。“谁会来参加葬礼?”没有人知道。人们会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也不做声,然后会有人动作轻快地拿出水壶,倒上咖啡。暴死总是让人想到咖啡。

我从床单下伸出一只脚,可是无法触碰到地板。我想我一定是患了忧郁症,这24年来,我一定是患有忧郁症。在我的想象中,我本来可以过得更好——现在我身体瘦弱、脾气暴躁——内心有个利比叫我上进,叫我长大,可是每到最后,总是小气、刻薄占了上风。我7岁的时候,我的哥哥杀了我的家人。砰!砰!嚓!嚓!呃!呃!死了,都死了,我的妈妈、两个姐姐都死了。那之后我就没什么好做的了,人生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

等我长到18岁的时候,我继承了321374美元,这都是那些好心人捐赠的,他们读过我的悲惨遭遇,很同情我。我经常听到“同情我”这几个字,每次听到,我都会联想到他们的心插着翅膀,飞来我那脏兮兮的居所,我这个小女孩就靠在窗前,挥舞着手臂,抓住每一颗闪亮的心,以及从上边落下的金灿灿的钞票。谢谢啊,真的太感谢了!在我还小的时候,人们的捐赠就被存放在银行里,每隔三四年,新闻杂志就会重新书写我的遭遇,账户上的数目就会增加许多。崭新的小利比·黛逸:大草原谋杀案孤零零的幸存者现在已经长到10岁了,是喜是悲?(我就站在黛安姨妈家那破旧的活动房屋外,衣服破旧不堪,扎着长长的小辫子。我穿着薄薄的裙子,隐隐约约露着厚厚的树纹小牛皮革内衣,那是黛安姨妈的,穿到我身上了。)勇敢的黛逸家小宝贝已经长大了,正是甜美的16岁!(我仍然身材矮小,脸上洋溢着生日的烛光。我身材这么瘦小,然而胸脯却发育得很好,这时候我已经是D罩了,我的裙子太紧,紧紧地束缚在胸脯上,显得滑稽又性感,不禁令人想入非非。)

10多年来,我就是靠人们的捐赠生活的,可现在几乎已经坐吃山空了。一天下午,我会见了那个帮我管理捐赠的人,他叫吉姆·杰弗里,是个双颊绯红、说起话来不眨眼睛的银行经理。每次他都坚持要带我去吃午餐,他把这个叫做“年检”。我们吃饭的费用大概控制在20美元以内,边吃边谈论我的人生——在我还很很小很矮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了。而我对于他却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去刺探他的情况,总是以小孩子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会面:有礼貌,但是不能过于谦卑,回答问题简短干脆,还要时不时发出疲惫的叹息声。(关于吉姆·杰弗

里,我唯一猜想过的是他一定是个基督徒,而且很虔诚——他相信基督就在身边,自己很有耐心,也很乐观。)其实这样的“年检”还要八个月才到,可是吉姆·杰弗里多次催促我要求会面,给我电话留言,语气很急促,说他会尽力延长“基金”的存续期,可是现在真的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说到这里,又显示出我的刻薄了:我立即想到了小报上的那个小女孩,叫杰米什么的,也是在1985年,她失去了她的家人。她的爸爸当时纵火,烧死了她的家人,只有她活了下来,可是半张脸都给烧没了。每次去自动取款机取钱,我都会想到这个叫杰米的女孩,心想要是她没有抢走我的风头,那我现在就该有双倍的钱了。那个叫做杰米什么的正拿着我的钱在某个商场购买精美漂亮的手提包、金银珠宝,也许正在购买高档化妆品来涂抹她那结疤光亮的脸庞呢。想到这一点,就让我感到可怕,太可恶了,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

费了好大的周折,我终于从被窝里钻出来,夸张地呻吟着,然后晃晃悠悠地走到房子跟前。我租的房子是一间矮小的砖头平房,周围也都是低矮的砖头平房,坐落在一块巨大的悬崖边,俯瞰着堪萨斯城过去的牲畜围场。这地方是密苏里的堪萨斯城,而不是堪萨斯的堪萨斯城。两者不是一回事。

利比·黛逸

我所住的地方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所以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他们只是称呼这地方为“就在那里”。这地方偏僻古怪,到处都是死胡同,街道上满是狗粪。周围的那些平房里都住着上了年纪的人,自打房子建成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里面。那些老年人头发灰白,肥胖又显得迟钝,整日坐在屏风后面,不断地打量着外面。有时候他们颤巍巍地走到车子跟前,小心翼翼的,那感觉好像我该去帮助他们似的,这让我不免心生内疚,很是不爽。可是他们并不想要别人的帮助。他们上了年纪,却并不怎么友好,整日板着脸,一副生气的样子,好像并不喜欢我住在这里,并不欢迎我这个新来的邻居。这整个地区都能听到他们终日嗡嗡的牢骚声,时刻都能听到他们鄙夷的哼哼声。就在我家不远处养着两只干瘦的红毛狗,没日没夜地叫个不停,非把你吵得发疯才会大发慈悲暂时停歇下来,然后又狂吠不止。伴我入

眠的唯一悦耳的声音就是蹒跚学步的孩童早上的咿呀呀声。足足有一大群,圆圆的脸蛋,身上裹了好几层衣服,朝隐藏在我房子后面的日托所走着,一个大人牵着一根长长的绳子,这些小孩就拉着绳子结队行走。他们行进的样子好像一群企鹅,每天早上从我房子跟前经过,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走回来过。据我所知,他们整日到处游逛,走一大圈,然后第二天早上又从我房子门前经过。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我还是很喜欢这些孩子。其中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喜欢穿鲜红色的夹克。而每当我见不到他们,或者我睡过了头,我就会心情郁闷,无精打采,格外忧郁,我妈妈喜欢这样说,还没达到沮丧的程度。我心情忧郁,已经有 24 个年头了。

我穿上裙子,套上外套,身材显得特别矮小。成年人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就显得特别宽松。我身高几乎还不到 5 英尺,事实上才 4 英尺 10 英寸。我已经 31 岁了,可是人们都喜欢把我当小孩子对待。

Dark | Places
阴霾地带

我朝门前长满杂草的斜坡走去,隔壁的那只红毛狗又在叫个不停。靠近我停车的过道上,两只幼鸟被轧死了,尸骨扁扁地贴着地面,嘴巴和翅膀都被压扁了,看起来就像爬行动物。它们躺在那里已经有几个星期了,每次我去开车,都不免要看上两眼。真需要下场大雨,把它们冲刷干净。

街道对面,一间房子前面有两个老妇人在嘀咕着,从神情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在刻意回避我。在这里我谁都不认识,要是他们中间有谁死了的话,我会连名字也叫不上来。我会说马路对面的那个刻薄的老婊子完蛋了。

我像个游魂一样爬进那辆叫不上名字的中号汽车,汽车主要是用塑料制造的。一直以来,我都在等待着某个代理经销商走上前来告诉我:“这只是个玩笑,你不能开这辆车,我们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恍恍惚惚地开了 15 分钟,来到市中心, 20 分钟后把车停在了一家牛排店的停车场。我知道吉姆·杰弗里会像个基督徒一样微笑着,对我的邋遢行为不抱以任何微词。

我本应该到了以后打他手机,那样他就可以跑出来陪着我走进

去。牛排店传统又气派——周围都是空空的大楼，好像一群强奸犯蹲踞着等待我的到来。吉姆·杰弗里是那种不会让任何坏事发生在利比·黛逸身上的人。没有什么坏事能发生在勇敢的黛逸家小宝贝身上，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小女孩，这个可怜的、长着红头发的小女孩才7岁，生着忧郁的大眼睛，她是大草原谋杀案的唯一幸存者，是堪萨斯的疯狂杀人案——农场上的魔鬼祭祀的唯一幸存者。我的妈妈、两个姐姐都被本屠杀了。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我指控我的哥哥是凶手，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有魅力的女孩。把我那崇拜魔鬼的哥哥绳之以法，送进了监狱，我成了大新闻，《人物》把我流着眼泪的照片登在封面上，命名为“天使之脸”。

我朝后视镜看了看，即使到了现在，还是能看到我那孩童般的脸蛋。我脸上的雀斑已经淡化，牙齿已经矫正，可是我的鼻子还是又扁又平，眼睛也圆滚滚的像猫眼。我把头发染成了淡黄色，可是红色的头发又长了出来，看起来就好像我的整个头皮都在流血，尤其是在傍晚的光线下，更显得猩红一片。我点上一支烟，好几个月都没抽了，现在突然想要抽一支。这就是我的性格，没什么特别的。

利比·黛逸

“我们走吧，黛逸宝贝。”我大声地说着。当我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烦的时候，我就会这样称呼自己。

我钻出车子，朝饭店走去，一路上抽着香烟，时不时地用右手把香烟摘下，这样我就不用留意我那残废丑陋的左手。现在差不多到了晚上，流云飞渡苍穹，好像一头头水牛在狂奔乱舞，太阳正在西沉，给万物涂上了一层粉红的色彩。朝向河流的地方，高速公路的环形斜坡间的地带，堆放着废弃的谷物升降机，黑黝黝的，了无生气。

我一个人穿过饭店的停车场，踩过一堆破碎的玻璃，还好现在才5点多，不是很黑，不会被碎玻璃划到。吉姆·杰弗里一般吃饭都较早，并且为之感到自豪。

我走进的时候，他正坐在吧台，小口地喝着饮料，看到我，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拿出手机，盯着看，好像被它背叛了似的。

“你打我电话了？”他皱着眉头问。

“没有，我忘记了。”我撒了个谎。

他随即笑笑,“好了,好了,我很高兴你来了,甜心,我们要对彼此坦白,你准备好了吗?”

他抽出两美元,丢在吧台上,然后把我引到一个红皮子的小隔间,沙发上的破裂处露出黄色的内衬。破裂的皮口刮擦着我的小腿背部。一股烟臭味从裂缝处传出来。

吉姆·杰弗里从来不在我面前喝酒,也从来不问我是否喝酒。可是在服务员过来的时候,我还是自个儿点了一杯红酒,他尽力掩饰住惊讶或者失望的表情,总之表现得特别不像之前的那个吉姆·杰弗里。*哪种红?* 服务员问道,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红色还有什么区分,我从来都记不住红色或者白色,或者什么别的颜色的酒,于是我就说,房子的颜色。吉姆·杰弗里点了一份牛排,我又要了一份双层烤马铃薯。服务员走后,吉姆·杰弗里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说,利比,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阶段。”

“那还剩多少呢?”我一边问道,一边想,*告诉我是一万,告诉我是一万,告诉我是一万。*

“我邮寄给你的那些报告,你都看了吗?”

“有时候看看。”我又撒谎了。我喜欢接收邮件,可是不喜欢阅读,那些报告可能还堆在我房间的某个角落里呢。

“那我给你的留言,你听到了吗?”

“我想可能是你的电话出了问题吧,总是断断续续的。”他的留言我一听到提及有麻烦,我就挂了。每听到他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就不再继续往下听。他总是这样开头:*我是你的朋友吉姆·杰弗里,利比……*

吉姆·杰弗里十指相扣,双肘支在桌子上,伸出下嘴唇。“基金里还有 982 美元 12 美分。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你要是找个活做,补充一下,我们就可以让基金一直存续下去,可是……”他摊开双手,做了个鬼脸,“事情并没有按照我期望的那样。”

“那书怎么样了,那书难道没有……”

“很抱歉,利比,那书没有能够,我每年都跟你说过了。这不是你的错,可是这书……不,什么都不是。”

几年前,为了利用我的 25 周岁生日,一个出版商决意出版一本介绍我是如何战胜悲惨往事的书。实际上,我并没有努力去战胜什么,不过我还是同意出版,我就在电话里跟新泽西的一位女人聊天,她负责实际的撰写工作。书于 2002 年圣诞出版了,封面上的我留着短短的粗发,一看就是个不幸的女子。书名叫做“全新的黛逸!童年经受的创伤不仅要克服——更要战胜!”书中有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我家人的照片,整整两百页用的都是那种软软的纸张,看着就让我想到黏稠稠的麦片粥。出版社支付了我 8000 美元,有些家庭悲剧的幸存者就邀请我去跟他们交流。我飞去托利多会见过一群很小就沦为孤儿的人,去塔尔萨参加过一个特别的聚会,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的妈妈都是被他们的爸爸杀害的。我签名售书给那些张大嘴巴嗷嗷待哺的小孩,他们问我各种令人不快的问题,好像我的妈妈现在会做馅饼似的。我也签名给那些头发灰白的穷苦老人,他们戴着眼镜凝视着我,呼吸带着胃酸的腐臭味。我会写“开启新的一天!”或者“新的一天在招手!”^①我的姓能用来双关,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前来看望我的那些人看起来都精疲力竭,穿着宽松肥大的衣服,犹豫着靠近我,人数一般都不多。后来当我发现这些活动都不能给我带来收益后,我就再也不去任何地方了。最终书也是一败涂地。

利比·黛逸

“感觉那书应该能卖到不少钱。”我咕嘟着。我真的很想靠那书赚上一把,这种想法很强烈,一直萦绕我心,好像只要我想到一定程度,它就肯定可以卖到很多钱。真的应该能赚到很多钱。

“我知道。”事情已经过去 6 年了,吉姆·杰弗里现在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他默默地看着我喝酒。“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利比,这就把你带入了一个有趣而崭新的人生阶段。我是说,你长大后想要做什么?”

我知道他想用这句话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它带给我的只是一通怒火。我什么都不想成为,什么都不想干,这是最关键的

^① 此处原文分别是“Start a New Day!”和“A New Day Awaits!”也可理解为“活出全新的黛逸!”和“黛逸在等待!”

一点。

“现在没有钱剩下了吗？”

吉姆·杰弗里遗憾地摇摇头,然后开始朝新鲜的牛排上撒盐巴,牛排上到处都是血,好像涂抹了一层“酷爱”饮料。

“新的捐赠呢? 25 周年纪念就要到了。”是他迫使我大声提出这样的问题,让我心里又是一阵恼怒。本是在 1985 年 1 月 3 日凌晨 2 点钟开始他的杀戮狂欢的,这是我家人遇害的时间。而此刻我却在期望着这一刻的到来。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连 5000 美元都不剩了呢?

他又摇了摇头。“没有了,利比。你多大了,30 了吧? 现在是个女人了,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他们想要帮助别的小女孩,而不是……”

“而不是我。”

“恐怕是这样。”

“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别的地方了,真的吗?”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袭遍我的全身,就像小时候经常感觉的那样,那时候,每次表亲姨妈什么的把我送到别的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义务完成了,你收留她一段时间吧。然后新的姨妈表亲什么的就会对我好上个把星期,他们是真心对我好,然后……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的过错。真的,这可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把一个表亲的房间里洒得到处都是水,还放火烧了他的鱼缸。黛安姨妈,我的监护人,也是我最亲的人,三次把我赶出家门,又把我接了回去,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将我扫地出门,从此再也不愿接纳我了。我真的对那个女人做得太过分了。

“总会不断有新的谋杀出现,利比,”吉姆·杰弗里声音低沉,嗡嗡地咕嘟着,“人们的注意力总会转移的,我是说人们对莉莎特·斯蒂芬的同情是多么疯狂啊。”

莉莎特·斯蒂芬 25 岁,长得挺漂亮,留着棕色的头发,参加完感恩节聚会后在回去的路上失踪了。整个堪萨斯城都被发动起来以寻找她的下落——只要一打开新闻报纸,总能看到她那可爱的笑容。

到了2月份,这个故事就传遍了全国,一个月内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结果莉莎特·斯蒂芬死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首先放弃寻找。

“不过,”吉姆·杰弗里接着说道,“我想人们都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棒极了。”

“上大学怎么样?”他嚼下一大块牛排。

“不想。”

“安排你到办公室工作呢,比如说文件整理之类的?”

“不愿意。”我抱起双臂,饭也不吃了,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这是我妈妈以前经常用的词:闷闷不乐。它的意思就是说表现出某种忧郁的神色来,让别人也感到很不快。

“我说,你为什么不先考虑考虑呢?”他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牛排,叉子轻快地上下飞舞。吉姆·杰弗里想要离开,他的工作也做完了,现在没什么能做的了。

利比·黛逸

他给我留下三封邮件,咧嘴笑笑后就离开了,从他的笑里我感觉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邮件看起来都像是垃圾信件。过去,吉姆·杰弗里常常递给我鼓囊囊的鞋盒子,里面装的都是带有支票的邮件,我签过支票再把邮件还给他,捐赠人就会收到一张带有我潦草签名的套用信函。“谢谢您的捐赠,正是像您这样的人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你真诚的,利比·黛逸。”我总是把“您真诚的”写成“你真诚的”,吉姆·杰弗里认为人们看到我的粗心一定会心里不快,怀疑我的真诚。

可如今,成盒的捐赠都没了,我只剩下可怜兮兮的三封邮件,还有漫漫长夜的煎熬。我也起身离开,一路上几辆车子不停地对我闪着车前灯,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摸黑驾车,车前灯也没打开。堪萨斯城的轮廓在东边不停地闪烁,显得低矮且参差不齐,一座座建筑物好像犬牙般交错。我努力设想着能赚钱活命的工作,做成年人该做的事。我想到自己戴着护士帽的样子,拿着体温计,然后又想到自己穿

着蓝色的警察制服的模样,搀扶着老人小孩过马路,然后又是戴着珠宝项链,围着花边围裙给丈夫准备晚餐。你就是这么潦倒,我心里想着,你对成年人生活的认识还来自小时候的那些图画书。正这么想着,我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黑板上写着 ABC,下面坐着目光明亮的三年级学生。

我尽力想些比较现实的工作,比如跟电脑有关的。数据录入,那也算份工作吗?也许当个客服人员?我曾看到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女人以给人遛狗谋生,外面穿着工作服,里面穿着毛衣,手里却总是拿着鲜花,小狗流着口水,看起来可怜兮兮的,怪可爱的。不过我可不喜欢狗,见到狗我总是吓得逃跑。当然,我最后想到了从事农业耕作,一百多年来,我的祖上一直从事农业耕作,一直到我妈妈为止,都是我那个叫朗纳的老爹害了妈妈,然后农场就被迫卖掉了。

对于农业耕作我一无所知,不过对于农场这样的地方我倒是印象深刻:春天,本鞭打着牛群从湿冷的田地里穿过,妈妈粗糙的双手刨着绛红色的泥土,丢下种子,然后泥土里就会长出高粱;米歇尔和黛比在仓库里的干草包上蹦来蹦去,尖声叫着。“痒啊!”黛比一边抱怨着,还一边往草堆里蹦个不停。每次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很难过,我把它们深埋在记忆里,好像不可触及的危险区域:阴霾地带。回想起妈妈临时制造咖啡壶或者米歇尔穿着睡袍跳舞,长筒袜卷到膝盖的情景,我的思绪就会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深夜里,疯狂的哭喊充满了悲愤。那种无时无刻不在我耳边回响的、富有节奏的声音,斧子一起一落,像是在砍一堆木材。狭窄过道里的枪声,我妈妈那歇斯底里、惊慌失措的呼叫声,自己的半个头颅都被砍掉了,还在拼命挣扎着要去救自己的孩子。

行政助理的工作是做什么的?我心里琢磨着。

我把车子停在房前,走到狭窄的人行道上,地板上有人刻着“吉米爱蒂娜”的字样,看字迹磨损的程度,估计都有几十年了。有时候我就会想在地板上刻字的这对夫妇结果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家普通棒球队的球员,她是住在匹兹堡的家庭主妇,正患着癌症;他是离了婚的消防队员,她是个律师,去年在海岸大学溺水身亡;她是老师,他

才 20 岁就患动脉瘤突然死去。我总是胡思乱想，每次都要想象他们中的一个死去了。

我抬头看了看租住的房子，思索着房顶是否倾斜，要是整个房顶塌陷下来，我也不会损失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一样都没有，除了那只叫做巴克的老猫，它可是一直在忍受着我的折磨。听到我踏上湿漉漉的台阶，巴克喵喵了几声，声音里充满了怨恨，我这才想起来已经一天没给它东西吃了。我打开门，这只老猫就一瘸一拐地朝我缓慢地走过来，好像破了轮子的牛车。我已经没有猫食给它了——一个礼拜以来，我一直计划着给它买点食物——所以我就去打开冰箱，拿出一些干硬的瑞士奶酪给它，然后坐下来打开三个信封，我的手指散发着烟臭味。

我很少完整地阅读完一封信。

亲爱的黛逸女士：

我希望能收到这封信件，无法在网上找到你，所以只好给你写信。我读过关于你的报道，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着你，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也很想了解你今后的打算，你有没有在公开场合展示过自己？只要你露个面，我所在的这个圈子愿意支付你 500 美元。请跟我联系，我很乐意给你提供更多的消息。

利比·黛逸

PS：此信构成法律要约。

亲切的，

莱尔·沃斯

脱衣舞？色情表演？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还是在书刚出版那会儿，在“黛逸家宝贝长大了”那一部分，有一张我 17 岁时的照片，我的胸脯极大，用粗劣的吊带遮盖着，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呼之欲出。之后我收到了很多色情杂志的来信，建议我为他们拍裸照，因为给的报酬太低，我都没有认真考虑。即使到了现在，给 500 块我还是不干。可是，也许——要从好的方面想想啊，黛逸宝贝！——或许这是份真